

百年学案典藏书系 夏中义主编

夏中义著

王国维：世纪苦魂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WANGGUOWEI SHIJI KUHUN

王
国
维：
世
纪
苦
魂

夏中义 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国维:世纪苦魂/夏中义著. —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6.1
(百年学案典藏书系)

ISBN 7-301-10065-5

I. 王… II. 夏… III. ① 比较美学—研究 ② 王国维
(1877—1927)—美学思想—研究 ③ 叔本华, A. (1788—
1860)—美学思想—研究 IV. B8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29970 号

书 名: 王国维:世纪苦魂

著作责任者: 夏中义 著

书 系 统 筹: 王炜烨

责 任 编 辑: 王炜烨

标 准 书 号: ISBN 7-301-10065-5/G·1740

出 版 发 行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
网 址: <http://cbs.pku.edu.cn>

电 子 信 箱: xuyh@pup.pku.edu.cn

电 话: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

编辑部 62750673

排 版 者: 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82350640

印 刷 者: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787mm×1092mm 16 开本 18.75 印张 235 千字

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3.00 元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

Preface

唐中书

1

>>>>>>>>>>>>>

5

若着眼于思维艺术,则文献—发生学在方法论层面的创
意至少有二:

一是为学界治学术—思想史提供另一种“写法”。学界惯常将学术—思想史描述为纯粹概念或范畴发生与演化的历史。至于这些概念或范畴是如何在人脑中酝酿且发展的,这并不重要,因为英雄是时势造成的,某人不扮演时代思潮的主角,自有他人顶替,特定时代需要有人来做它的大脑或喉舌,这是必然的,也很重要;谁来充当大脑或喉舌,则是偶然的,不太重要。明眼者一看便知这是黑格尔式的思想史观。这一史观模式的优点是,能在思辨逻辑水平上清晰地勾勒人类概念或范畴的辩证演进过程;其缺点是,由于疏忽了对概念或范畴的发生学研究(即为何是“这一个”而非“那一个”思想家来充当时代发言人),这就使上述史观成了某种漠视思想家主体价值的史学模式,仿佛思想家仅仅是时代精神赖以学理地显现自身的临时道具。犹如冰棍的包装纸,一旦想吃冰棍,包装纸也就甩了。若转换视角,学术—思想史是否首先是学者、思想家创造的历史?若是,则学术—思想史就不会被动地、单向度地受制于政治、经济与传统文化背景,而是政治、经济与传统文化背景须通过学者、思想家这一中介对学术—思想史发生作用。也因此,学者、思想家的个性追求或灵魂跌宕就不再是纯偶然因素可忽略不计,相反,它很可能变成学术—思想史演进到某一时段的人格符号。

[illegible]

着《左翼文论思潮探源》(湖南文艺出版社,1994年版)、刘锋杰著《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》(安徽文艺出版社,1995年版),便是其中的佼佼者。书是10年前出的,事隔10年再读,仍觉耳目清新,有“陌生化”效果,不仅发前人所未发,也长时未见后来者在相同课题已奋然赶上的。这似表明,优质学术文化创造毕竟不同于工业流程运作。因为它无计按权力意志的预设,作集约化、大规模的批量复制。物以稀为贵。什么叫卓尔不群?这就是。所谓“疾风知劲草”,所谓“吹尽狂沙始到金”,无非是说,若鉴定某精神产品珍贵与否,是需要时间的。时间是流水,是不懈地洗刷泥沙与泡沫的波澜,以其沉凝的深蓝来凸现傲岸的红崖。

《左翼文论思潮探源》、刘锋杰著《中国六大批评家》当不属如此欺世之书。它们是货真价实的。当然，眼下谁也无权断定它们必将传世，但一部所谓“好书”，在日常语境条件下（除却战乱或动乱），若经不起学界的10年记忆，估计也就“好”不到哪儿去。

8

学术积累的途径之二,当是竭诚提携与激励学生投身史案研究,且善于诱发他们的潜在勇气与韧劲。学界一直有“长江后浪推前浪”之说,这是生物进化论式的隐喻;若着眼于学术教育论,则我更欣赏“长江前浪催后浪”,一个“催”字,将学人理应担当的韩愈《师说》中的三重天职,所谓“传道”、“授业”、“解惑”,全浓缩其中了。

“授业”、“解惑”似乎好说，难的是“传道”。所谓“技进乎艺，艺进乎道”，也表明“道”是比“技”与“艺”高得多的境界。然境界再高，也可化做点点滴滴、静水流深的日常生存细节。古人云，担水砍柴，无非妙道。一个人若仅仅在词语水平背诵“道”，并不难，也不说明他真已得“道”。因为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，那种只用于耍嘴皮子，说说而已，并不诉诸生存的“道”，当然不是能让人安身立命的根基。“学人以学为本”，六个字，简明得谁都会说，但真正做却很难，因为它需要你抵押一生的追求与精力。

人生有涯，一个人其实没有多少年可活，即使高寿如冯

